

最
取

THE

後

LAST

夜

NIGHT

陳維 | 瞿暢
藝術家對談

翟暢/ 《最後一夜》是你在刺點畫廊的第一次個展，裡面呈現了你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創作系列。雖然說是正在進行中，但它們已經進行了非常長時間了，我也不可能說它們是新系列了，那一個是《午間俱樂部》還有一個是《新城》。我想作為我們基於這個展覽討論的開始先請你簡單來介紹一下這兩個創作系列。

陳維/ 當時侯在想我能不能像寫長篇小說一樣，有一個非常大的結構，然後裡面有章集。《午間俱樂部》進行了差不多五六年，但同期

在做的前三年其實有大部分的時間是不知道怎麼樣把這個項目做得更好，怎麼樣繼續下去。我就開始慢慢的嘗試另外一個線索是關於城市的樣貌，於是就開始了《新城》這個項目。但是《新城》其實在我最早年的作品裡，都已經跟這個城市、跟居住、跟生活有關係。

我一直在說《午間俱樂部》不是在講跳舞文化，也不是在講地下文化，它其實只是提供一個舞台的場景，讓大家去進入到裡面。差不多從整個跳舞文化在中國開始到現在，其實就是一個改革開放到持續發展的一個過程，這亦是我當時選

擇捕捉跳舞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這跳舞的活動是關於聚集的，而聚集本身是一個很敏感的事情，所以在我記憶裡，我覺得聚集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吸引我，但又好像是個禁忌之地。

所以在做《午間俱樂部》的時候，覺得它好像跟城市也是緊密相關的，但是它是更加屬於地下、屬於文化的框架裡頭，所以我覺得《新城》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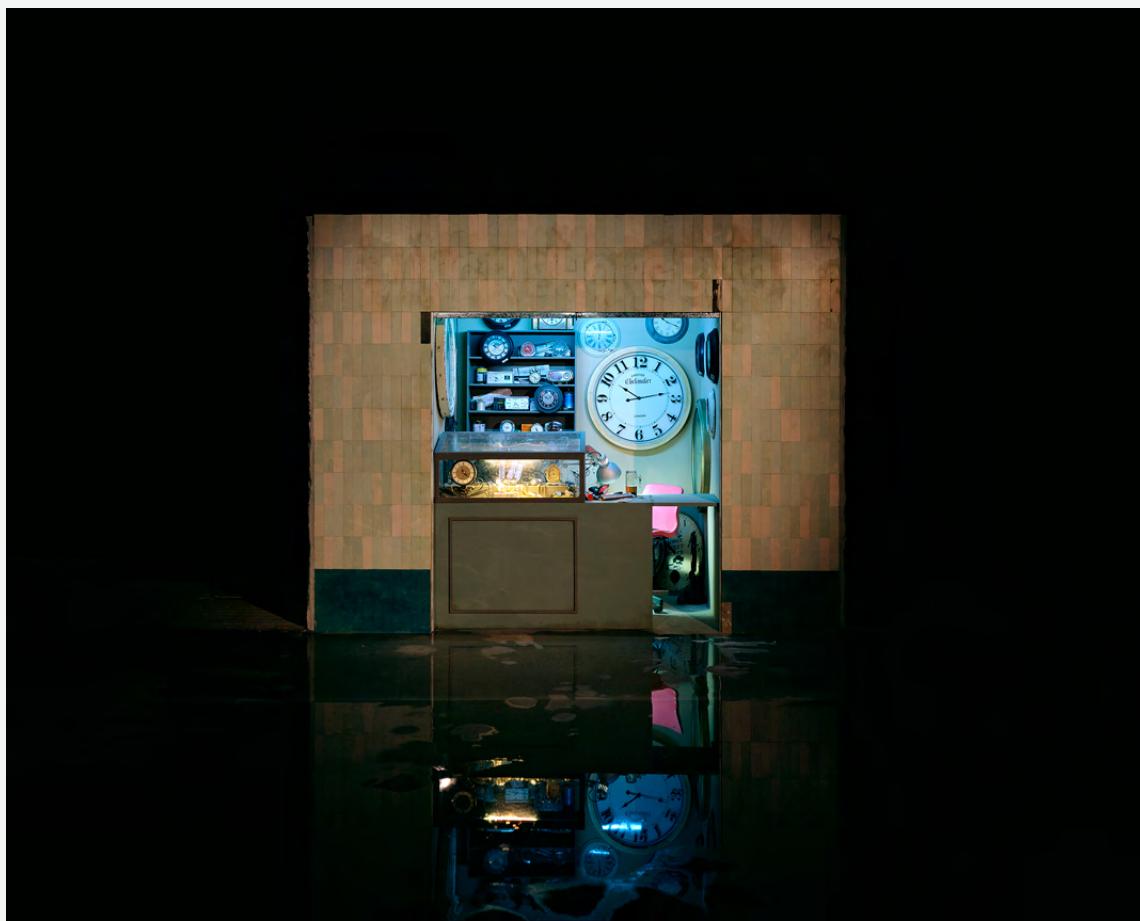
瞿暢/ 先提供一下陳維作品的一些背景。《午間俱樂部》它拍攝的對象主要是夜店文化、夜店空間，以及在這種夜店裡面充滿陶醉的型態、身體搖曳的人。然後到了《新城》這項目裡面就像陳維說的，他跳出了這個《午間俱樂部》壓迫的空間，開始進入一個城市空間，但是這個城市空間它帶有一種



跟《午間俱樂部》那種曖昧不明的氣息非常的相同的一種感覺。

你的創作方式本來也是非常結構性，就是你其實是用佈景的方式進行攝影。雖然說你拍攝的對象其實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的現場，無論是夜店這種室內空間的現場，還是《新城》這種城市空間，但是你卻很有趣的並沒有選擇去捕捉這個現實，反而是用了一個更加費工夫的方法，就是用搭建的這種方法去進行拍攝。





《時間商店》, 2016, 收藏級噴墨打印、亞克力面板裝裱, 150 × 187.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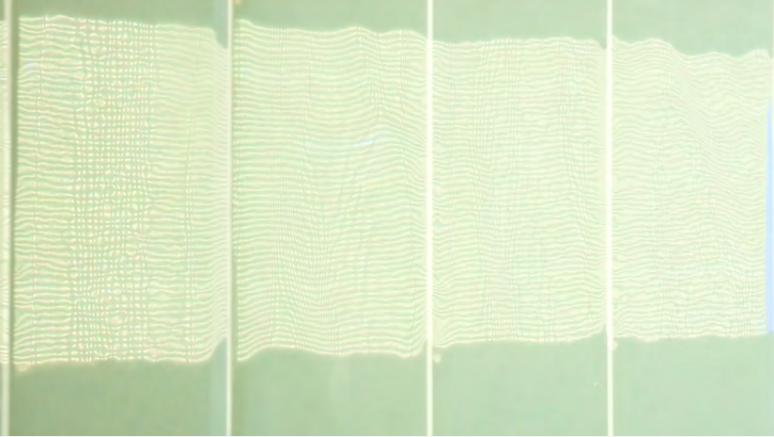
瞿暢/ 除了在你的攝影作品裡面有了佈景的感受以外，其實在你的展覽裡也常常有一個佈景感。譬如說在之前《午間俱樂部》的呈現裡面，燈光還有空氣氛圍都常常是另一層讓人進入作品的體驗，然後在《最後一夜》裡，雖然說你沒有在空間裡面額外的增加太多東西，但是無論是燈光還是刺點畫廊裡那種很工業很斑駁的感覺，都構成這展覽佈景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想請你說一下這空間的編排、空間的編輯，跟你的攝影裡的編輯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陳維/ 我一直在想攝影本身圖像和影像的問題，也看到很多人在嘗試，對我來說單一把圖像轉移到不同的框架去展覽沒有特別大的刺激。所以我覺得要給到觀眾一個場景，而這個場景不光是白盒子。我經常想，我能不能把展覽做成一個打亂時間的空間，其實白盒子也會打亂時間，不過一個這麼樣的空間觀

眾是會預設到。我會想把這個空間的概念更加打亂，讓觀眾進入一個更碎片化的時間，呈現出一個所謂的場景和氛圍。空間的佈展算是有多層次的。對我來說做展覽就是做一件作品，所以有時候做作品設計的過程中就會考慮到展覽。

瞿暢/ 我覺得另一個讓人覺得這個展覽有一種置身於劇場的感受就是它從頭到尾都被一些視覺元素和概念元素被串連在一起。一樣非常明顯的視覺元素就是這種LED燈牌，貫穿於展覽裡面破碎的、斑斕的光線。連接著一系列跟故障有關聯的作品。另一方面就是一個根據有故事性的場面，這裡面很多的攝影作品呈現了一個夜晚，有一種空間被懸置的感覺。我想請你說一下計畫這個展覽的作品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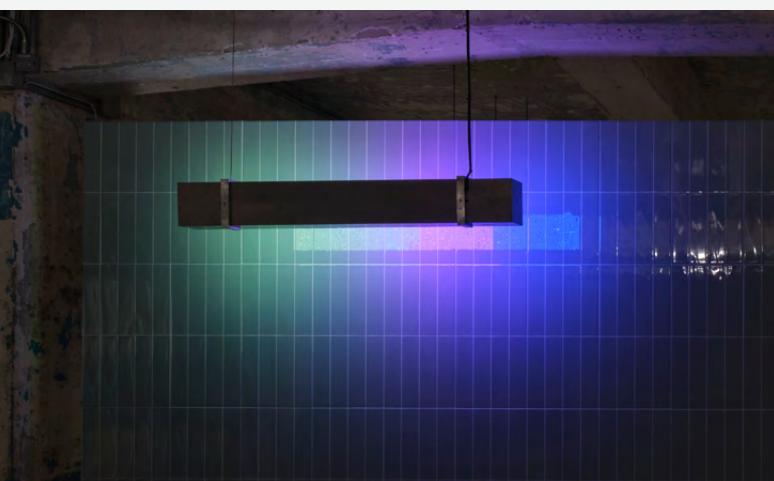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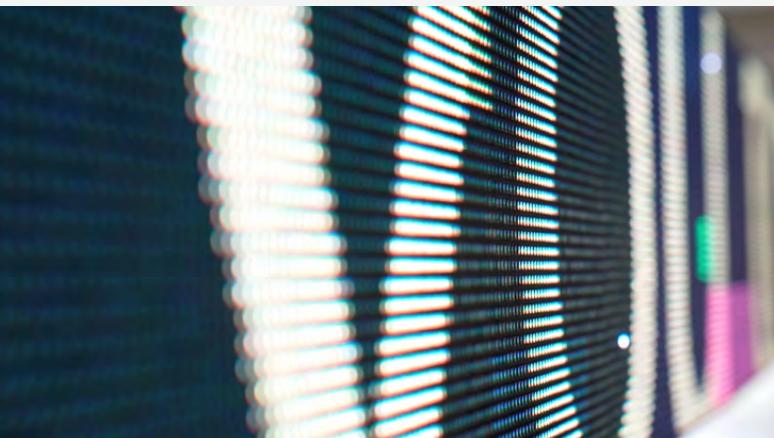
陳維/ 最初其實是從《新城》裡整個項目去選作品，選的過程中我會比較偏向於說哪些作品在香港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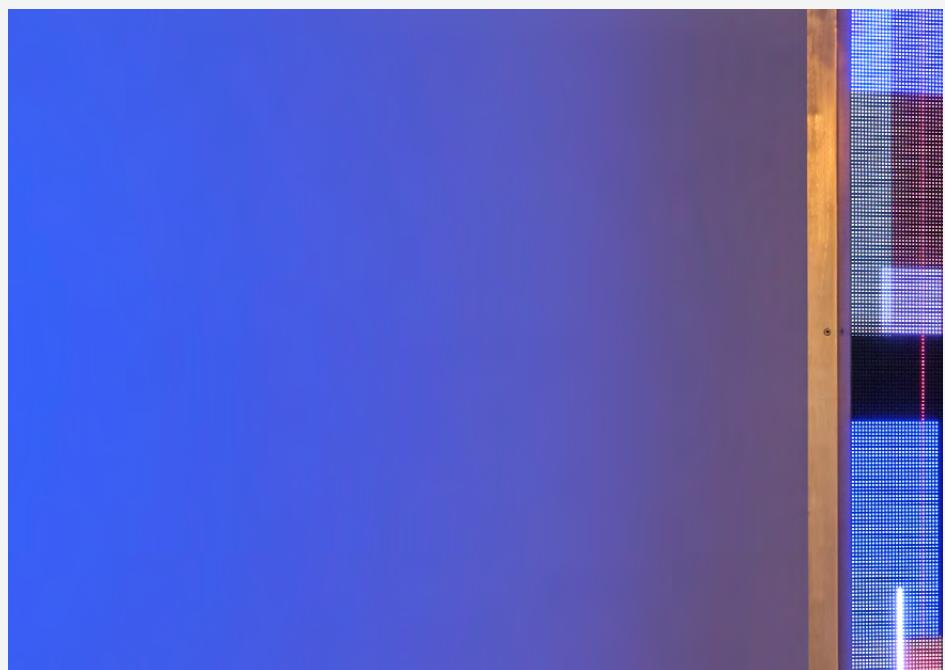


地的文化會有一些共鳴的地方。但是這個設想很難實現，因為我的作品大多數是跟我自己生活有非常大的關係，而並不是在香港發生的。



那還有什麼樣的東西？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這些閃動的光，因為這些光是流動與故障。故障會讓這些光的閃動跟正常的情況下不一樣。它的色彩、形象都會不一樣，但是無論如何它還是光。這些光是城市背景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香港和大陸甚至東京都是一樣，「光」這視覺元素是相通的。大陸現在的LED燈你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它有種故障的圖像，在北京可能尤其的多，所以我選了這些作品，因為光作為整個展覽的場景裡一個最重要也是最虛幻的部分。光不是一個實在的東西，它只是屬於一種感受。





瞿暢/ 在這空間裡面我尤其感興趣的是這個《煩惱的馬列維奇》這個房間，因為它突然開闢出一個很黑暗很私密的角落，跟外面那些五光十色的虛幻成為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但他本身安靜得來非常令人陶醉。

陳維/ 這個空間我本身的設計可能更複雜一點，我本身想做到一個私人空間。但我後來放棄了這個太舞台感的展示，因為我覺得香港跟北京太不一樣了。香港一出去，生活感是很強的，所以佈展空間不需要太明顯的生活氣息。但是香港的生活氣息不一定會讓人覺得很緊密，反而是有很強烈的緊張感。這也跟我在南方生活的經驗有關係。所以我經常會想把戶外，這種《煩惱的馬列維奇》戶外廣告的形式搬到一個室內，讓它呈現出一種更誇張更錯亂的敘事。

我最開始做LED故障的系列就是因為馬列維奇，因為小時候很喜歡他，小時候也一直看不懂他的作品，就不明白，但是又很好看，它會一直吸引你。我有一天在北京開車看到一個大的廣告牌屏幕不斷變化的那種故障。我跟自己說，這個就是馬列維奇，這就是我在路邊看到的馬列維奇。然後回頭在工作室開始找這些有故障的燈。後來發現找來的燈的限制很大，最後就只是用故障的圖像變成一套所謂的故障美學，然後用這些東西從新做流動的影像。反正一切都是就像我做攝影一樣，一個虛構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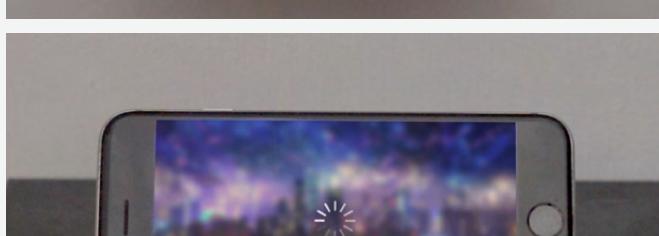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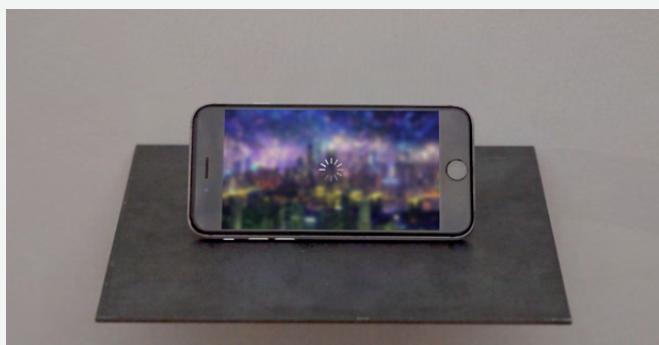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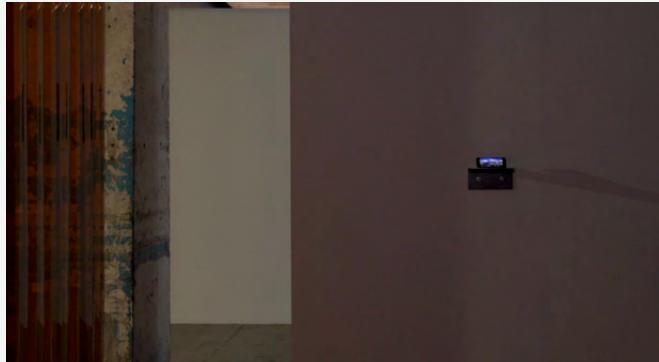
《頃窗的馬列维奇》，2021，LED顯示屏模組，LED顯示器控制卡，鐵座，166.5×26×26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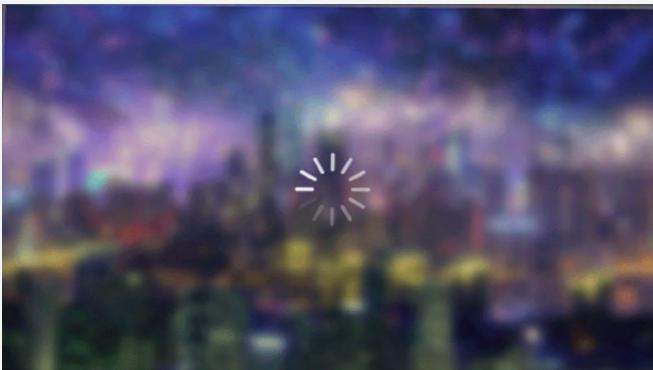


瞿暢/ 《在途中#0907》是一個不斷的在加載中、始終都看不清楚的圖像，我好奇這個圖像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引申呢？

陳維/ 這圖像其實是幾個城市夜景的合體。《在途中#0907》最開始並不是關於城市，他其實是跟我最新做的項目，跟色情有關，跟未來有關，也跟我們的交流有非常大的關係。在我們的交流經驗裡，加載是通訊過程裡的一部分，但這種圖像對很多大陸人來說非常深刻因為網路經常被卡在半途中，最後這途中也就變成了我們的終點。在網絡的流通中，加載的圖像會被簡約，它會在整個過程中像一個歷險記一樣，它會經歷很多。這在整個現在當下的溝通裡面成為了非常重要的環節，他會形成一種新的視覺語言。

我把這個《在途中#0907》放進來是因為它跟想像有關係，跟終點有關





係，跟無法抵達有關係。我很多作品都擁有一種悲劇性，那我覺得無法抵達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但是它是具有悲劇性的美感。我們如果劈除具體的事件，我們不討論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悲劇我們只談事物的性質的時候，你會被這種美所吸引。故事往往就是這樣，抵達了就是圓滿，覺得好無聊。往往是無法抵達，永遠在這個半途中，大家非常掙扎，一直想抵達但最終沒辦法去到，反而是回到了，然後安慰自己說這也是他的終點。所以我覺得關於如何抵達一個終點，途中是會有不斷的想像和經歷，這種複雜的東西。

遍經歷，要離開家，要一直走在路上，要去往某一個地方成為某一種人的那一種追索。其實跟集體映照的中國社會，邁向國際化、奔小康，和現代化的整體狀態是非常統一的，而且我們並沒有一個很清晰很絕對的目標，而就是一個模糊的遠景。這個模糊的遠景在這一個手機屏幕上呈現出一個符合的城市空間，也讓我覺得很有共鳴，因為我來自深圳，我看了覺得這很像深圳，但或許其實所有來自城市的人都能找到一個它像的點。

瞿暢/ 在路上所召喚出的持續追索的情感我是有很強烈的共鳴的，我覺得有一點像是我們這一代生長在中國大陸的人的一種普

《華燈》(香港) , 2021, LED燈、玻璃、燈光控制器、鐵管、石板, 147 x 125 x 14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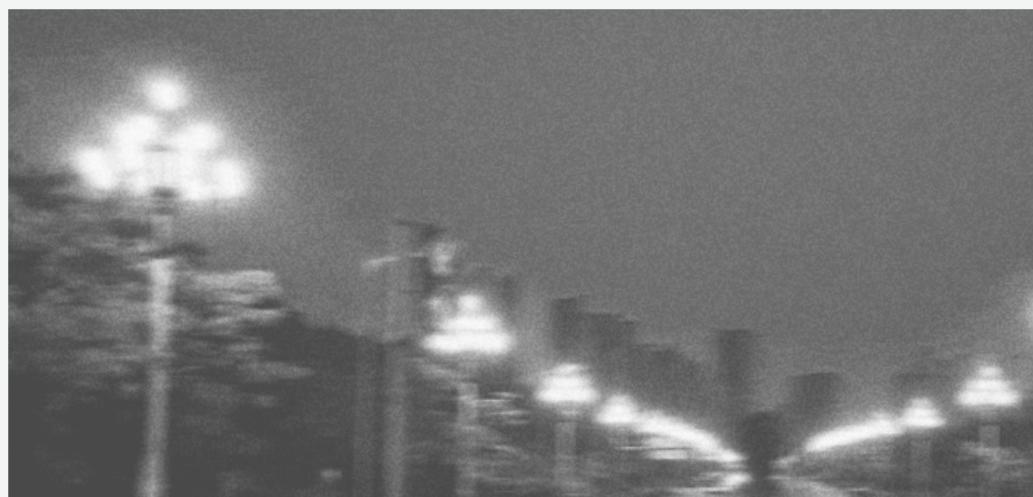
瞿暢/ 然後這個空間的另一頭是《華燈/香港》，一個不停的閃爍的中華燈。它剛好座落在空間的兩頭，然後是兩個燈光在發生故障的燈。這一個作品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視覺上面非常熟悉的一個創作，可以請你也講一講這件作品嗎？

陳維/ 這件作品的燈的形象其實不能說是大陸獨有的一個東西，很多燈都是長這樣，但是我給它取了個名字叫華燈。這種燈就有很強的藝術型態，在早年間它可能還是象徵著集體，它是積極的、向上的，它是一個象徵，很多小球圍繞著大球。它作為所有大陸大城市的主幹道兩旁的路燈。

這個路燈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跟那個LED一樣，它很容易壞，但是維修其實並不是那麼及時，導致我們

要跟它的故障一起生活。大家會不在乎它，因為它壞不壞只要它能有光就可以了。我們經常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我們跟故障一起生活，因為我們來不及思考就接受它、接納它。故障反而是變成我們最正常的一個狀態，就像現在疫情一樣，大家很容易習慣這樣的狀態。其實例外的狀態會影響到整個城市所謂視覺上的東西。所以它產生了一種故障美學。

還有這種大城市的街燈會每年不斷的翻新，尤其是在節慶的日子之前。翻新的項目也跟《新城》這個計劃非常吻合的。我們追求的這種新到底是什麼樣的新。你看見的街燈是被打磨過的，它就是把舊的東西給替掉，然後它又是一件新的東西。所以到底什麼是舊什麼是新，我們如何去追逐這個新，這些一直都是我在思考跟關注的東西。





瞿暢/ 我想華燈這裡面它有中華的意思，它也指向繁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作品在一個新舊之間的狀態也領到這種繁華的想像或者這種追求，顯得在一個很曖昧很不明確的狀態之下。我也深有感觸地在《新城》系列裡面很多作品看起來都處於在一個新舊之間的狀態。就比如說這件作品它沒有上最後表面的那一層漆。所以仔細看作品的時候你會發現作品好像有點糙，這個糙究竟是因為它有點舊——譬如說是被時間磨損了呢，還是它新——還沒有上最後的那層。或者有些時候你的那些建築的攝影裡面，在一塊廢墟上面只有一個建築結構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是被剩下了的那一塊，還是正在建起來要被發展的那一塊。很多事情都處於在一個很曖昧的狀態，所以《新城》究竟是一個新城還是一個舊城，舞台和佈景的感覺製造出來的一種充滿了幻覺和你說的這種悲劇色彩的感覺。



15



瞿暢/ 你很強調你對懷舊感傷這種情緒的拒絕，你更希望觀眾在看這些作品的時候是警惕這些情緒的而不是沈溺於這些情緒的，我覺得這個也是你進入作品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我也想請你說一下這一種對情緒的拒絕。

陳維/ 最早開始，十幾年前開始做作品的時候，我其實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我當時在杭州去做一些場景，那些場景是根據杭州的一些房屋的內部參考去做。拍出來後，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在說，你這個作品很懷舊。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發現大家對舊的理解跟我自己不一樣。因為我覺得城市就是這個樣子，你到上海還是到北京，越大的城市，它裡面的層次會非常多。你在中國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影子，城市發展的很快，但是有很多人仍然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狀態之下。我經常跟人家這麼說就是我的作品

它不關於懷舊，它只是表現剛好我們這個社會型態層級中的這麼一個層級。但是我發現沒有辦法去講這些東西因為大家還是願意停留在這裡的。

瞿暢/ 你的這個評價打開我對你作品的理解，因為我記得我最早看到你的作品的時候我覺得很好看但是好浪漫，浪漫得來讓我覺得有些警惕，因為裡面很多現場對於我來說是很有同感的現場，譬如說拆遷，這種城市不停的更新換代不斷的在翻新，令到在這些生活在邊緣的群體，各種的流離失所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我覺得痛感去哪兒了呢，它跟浪漫不是很搭呀。但是我再看到你提出這個點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這個痛感也是我想像出來的。

你提出說，這速度快得讓人根本是反應不過來的，譬如說你也正在經歷工作室的拆遷，然後整個人在移



動的這個過程中，你根本來不及去反應哪裏捨不得或者對不對，你只能跟著這個速度去走。這點突然也讓我意識到我對這個痛的投射也完全來自一個沒有經歷過這件事情的人。而你的這種佈景的手法也透過對物件、對空間的編輯所製造出來的一種情調的感受。我現在開始覺得它是一種有意的挑釁，因為這種舞台式、劇場式的、疑幻疑真的空間是會引人懷疑這究竟是真是假，這個東西是被營造出來的還是真實的。當你在看作品的時候會提出這種問題的時候，浪漫的情調似乎也同時被放在一個檢驗的目光之下。

《Goodbye》, 2019, 收藏級噴墨打印、亞克力面板裝裱, 120 x 150厘米



/ 關於陳維 (1980年,生於中國浙江)

陳維細密地於工作室室內建構和擺拍場景,使他的攝影作品不像靜物寫生、反似丟空了的雕塑劇,充滿著戲劇感和電影感。擺拍構建的虛構的個人敘事,喚起重複的意象、回憶和夢想,令每一個圖像成為一個個故事。在這些物件、空間和夜間市景的虛構場景中,陳氏呈現了當代中國的心理和社會性特質:對美好生活的集體渴望、對消費主義承諾的憧憬的幻滅、以及對被隨意抹去過去的緬懷。

陳氏近期的個展包括中國上海昊美術館的“Good Night”(2021);中國廣州chi K11 藝術空間的“你今晚去邊”(2018);澳洲墨爾本當代攝影中心的“Chen Wei: The Club”(2017);杭州JNBY藝術空間的“午間俱樂部”(2016);上海chi K11美術館的“在浪裡”(2015)。陳氏曾參與的群展包括香港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幽靈維面——電馭叛客在未來之年”(2019);美國休斯敦德克薩斯亞洲協會的“We Chat: 對話中國當代藝術”(2016);德國埃森柯望博物館的CHINA 8項目“Works in Progress”(2015);挪威斯塔萬格美術館的“表演與幻想:中國攝影1911-2014”(2014);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ON|OFF:中國年輕藝術家的觀念與實踐”(2013)。在2011年,陳氏獲頒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SH Contemporary)的『亞太攝影獎』。陳氏的作品被美國Rubell Family Collection,瑞士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及澳洲白兔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所收藏。

陳現於北京居住和工作。



圖片來源:Dazed China

攝影:王陽

/ 關於瞿暢

瞿暢是一位生活於香港的策展人及寫作者。她的策展項目包括「海風」(2019,日惹雙年展,與康喆明聯合策展)、「巴西咖啡室」(2019,Para Site)、「陳泳因:硬忌廉」(2019,黃邊站)、「黯戀」(2018,Para Site)、「羅玉梅:那傳來浪聲的方向」(2018,香港巴塞爾)、「他/她從海上來」(2016,OCAT深圳),等。她長期為《Artforum》、《藝術界》、《Spike》等刊物撰稿。瞿暢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係博士候選人。此前,她作為策展人供職於Para Site 藝術空間。





www.blindspotgallery.com

+852 2517 6238 | info@blindspotgallery.com

15/F, Po Chai Industrial Building, 28 Wong Chuk Hang Road,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Opening hours: Tue - Sat, 10:30am - 6:30pm; closed on public holidays